

李杜全集

李氏全集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贈

秋日鍊藥院鑷白髮贈元六兄林宗

木落識歲秋瓶冰知天寒桂枝日已綠拂雪凌雲端

弱齡接光景矯翼攀鴻鸞齊賢曰淮南子葉落而知天下之秋見瓶凍而知天

下之寒謝眺詩雲端楚山見揚子解嘲曰矯翼厲翻

士贊曰楚詞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

繚攀援桂枝兮聊淹留沈約詩秋風生桂枝枚乘詩

美人在雲端陶潛詩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曹植

詩光景不可攀鮑照詩悲思戀光景密念彌歲時歲

時多阻折光景且安怡又胡鴈已矯翼又攀鴻鸞戲五

煙魏文帝喜謂其身寄身
於鴻鸞與六翮而輕飛
投分三十載榮枯同所欲

長吁望青雲鑷白坐相看秋顏入曉鏡壯髮凋危冠

齊賢曰阮瑀為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記

意李善曰分猶志也潘安仁詩投分寄石友南史鬱

林王五歲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

曰大翁帝笑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鑷白髮者乎漢

外戚傳曹宮曰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

胡非子曰解其長劒免其危冠士贊曰陶潛詩閑居

三十載遂與塵事冥鮑照詩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

丘程曉女訓春榮秋枯自然之理曹植詩榮枯可立

須顏延年詩俛俛見榮枯劉楨詩能不懷所歡陸機

詩悠悠懷所歡王康琚詩放神青雲外鮑照詩誰令

摧折強

窮與鮑生賈餓從漂母食時來極天人道在

豈吟嘆士贊曰管仲與鮑叔賈分財漂母飯韓信二
事詳並見三卷注陶潛詩時來苟宜會董

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管子樞言曰道之在大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莊子東郭子問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後漢不穆崇厚論曰仲尼嘆曰大道之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樂毅豈適趙蘇秦初說韓卷舒固在我何猶在已也

事空摧殘

齊賢曰樂毅并護趙楚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卽墨未服魯昭

王死子立為燕惠王王曰為天子時嘗不快於樂毅齊田單聞之縱反間於是惠王使倚劫代將而召樂毅毅毅畏誅西降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蘇秦說燕文侯文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趙肅侯肅侯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韓主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敬奉社稷以從士贇曰淮南子曰道者舒之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又曰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

時變化謝靈運詩達人貴自
我西京賦樸叢爲之摧殘

書情贈蔡舍人雄

梨宋

嘗高謝太傅攜妓東山門楚舞醉碧雲吳歌斷清媛
暫因蒼生起談笑安黎元余亦愛此人丹霄冀飛翻

齊賢曰

安石携妓東山事見七卷注高祖謂戚夫人

曰爲我楚舞江淹詩曰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晉曲

有子夜吳歌晉書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符堅百萬

入箴安石用謝玄謝石等拒之符堅大敗於肥水因

以亡國此談笑安黎元也陶潛詩吾亦愛吾廬詩翻

飛惟鳥士贇曰漢書谷永傳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

劉向列仙傳赤松子贇曰接手飄飄冷

然雙舉王粲詩曰苟非鴻鵬孰能飛翻

遭逢聖月王

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寃一朝去京國

十載客梁園猛犬吠九關殺人憤精鬼

齊賢曰白頭吟點自信青

蠅注蒼蠅之為蟲汗白使黑蓋青蠅刺讒也宋三拓

翬虎豹九關啄害下人王逸注天門九重使神虎豹

執其開閉言啄天下欲土之人而殺之士賀曰前漢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李蕭

遠運命論曰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

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不介而

自視范彥隆詩遭逢聖明後來棲桐樹枝王僧達詩

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陳子昂詩曰青蠅一相點

白璧遂成冤鮑照詩時事一朝異又十載學無就善

宦一朝通江淹詩辨詩測京國梁園見七卷注鮑照

詩曰何為客遊梁左傳樂

祈曰心之精爽是謂翬魄

太階得夔龍桃李滿中原倒海索明月凌山採芳蓀

愧無橫草功虛負雨露恩跡謝雲臺閣心隨天馬鞍

珠謝靈運詩冠露馥芳蒸楚詞注曰蓀香草也虞終

軍曰軍無橫草之功後漢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

盡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大宛國馬汗血言其先天

馬子也宛王禪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疋士贊曰家

婦賦仰皇穹而嘆息左思詩皓天舒白日大階事見

一卷注樹桃李事見二卷夔龍舜臣董卓傳倒山傾

海漢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張景陽詩目魚

目笑明月張鏡曰明月寶

珠也鮑照詩凌崖採玉露 夫子王佐才而冷復誰論

層飈振六翮不日思騰騫我縱五湖棹煙濤恣崩奔

夢釣子陵湍英風緬猶存彼希客星隱弱植不足援

齊賢曰董仲舒王佐才韓詩外傳晉平公遊於河嘆

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 船人曰圭君亦不好士耳何

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

好士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

毛腹下之毳益一挹飛不加高損一挹飛不加下今
君食客亦有六翮在其中者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
之毳耶王贊曰晉書阮籍見張華鷓鴣賦曰王佐才也
由是聲名始著范蠡扁舟五湖嚴光釣隱客星犯
帝座並見二卷注韋魯國語注緬猶邈也謝靈運詩
圻岸屢崩奔孟子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
中庸曰在下
位不援上
千里一迴首萬里一長歌黃鶴不復來

清風愁柰何舟浮瀟湘月山倒洞庭波投汨笑古人

臨濠得天和閑時田畝中搔背牧雞鵝別離解相訪

應在武陵多齊賢曰蘇子卿詩黃鶴一遠別千里顧

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王康琚詩推分得天和唐朗州武陵郡治武陵縣

贊曰古詩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徐敬業詩迴首

見長安成公綏嘯賦集長風乎萬里蘇武詩長歌正

李詩前注
卷一
四

激烈傳玄豔歌行曰出來長歌續短歌鮑照詩長歌
欲自慰古樂府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五里一
顧十里一徘徊雖遇新相知終傷生別離左思詩長
歌續清風莊子吾將柰何史記屈原遭讒被遷乃作
懷沙之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
羅故曰汨羅也正義曰故羅城縣在相陰縣東北六
十里縣北有汨水汨音覓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
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與天和者謂之
天樂又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
天和將至淮南子曰顏回天死季由蒞於衛皆迫於
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東
漢百官志曰誰當搔其背痒者

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巨

昔為大堤客曾上山公樓開窓碧嶂滿拂鏡滄江流
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此地別夫子今來思舊遊

齊賢曰大堤在襄陽晉永嘉三年山簡出鎮襄陽故
有山公樓太白與韓荆州書曰天下談士相聚而言
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
慕一至於此耶又曰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向
子期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余將西
邁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宴
遊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十一
贊曰范彥龍詩滄江路窮此朱顏君未老白髮我

先秋壯志恐蹉跎功名若雲浮歸心結遠夢落日懸

春愁空思羊叔子墮淚峴山頭齊賢曰顧愷之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

文問其故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

零任彥升詩弗能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楚詞驥垂兩

耳中坂蹉跎士贊曰鮑照詩鬢髮先老白東漢書馬

援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世說

周處曰年已蹉跎終無所成阮籍詩白日忽蹉跎史

管仲耻功名未顯於天下魯仲連曰功名不立非智

寺有王 卷一 五

也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劉琨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孛孛子峴山墮淚碑

事見前卷注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昨夜梁園裏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腸斷憶連枝

齊賢曰神仙傳老君庭中有珠玉之樹蘇子卿詩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王贊曰梁園雪事見前卷注

訪道安陵遇蓋還爲余造真籙臨別留贈

清水見白石仙人識青童安陵蓋夫子十歲與天通

齊賢曰詩揚之水白石鑿也仙傳拾遺桓聞事華陽

陶先生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曰太上命求桓先

生世說孔文舉十歲兄李膺奇之王贊曰道書

青童內文又有老君及青童大君靈書紫文修行二

十四事前漢書地理志安陵屬右扶風惠帝置葬曰
嘉平劉向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
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
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
赤龍至期赤龍到
安公騎之而上
懸河與微言談論安可窮能令二

千石撫背驚神聰揮毫贈新詩高價掩山東至今平

原客感激慕清風

齊賢曰孝經序夫子沒而微言絕漢太守皆秩二千石山東太行山

之東也平原君趙勝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選詩
清風激萬代士贊曰晉郭象字子玄好老莊能清言
王衍每云聽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隋裴蘊
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漢書藝文志仲尼沒而微
言絕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論語崇爵識曰子夏六
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子駿書曰夫子沒
而微言絕前漢藝文志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
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意晉摯詩

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漢武帝內傳王母教帝以修身益精易形之道曰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中所說微言今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晉書衛玠好言玄理遇有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吞嗟以為入微曹植撰王粲詩幽讚微言樂廣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劉楨詩貽爾新詩文鮑照詩奇聲振朝邑高價服鄉村趙岐孟子章句曰予載聞之猶有感激

學道北海仙傳書藥珠宮

丹田了玉闕白日思雲空為我草真錄天人慙妙工

七元洞豁落八角輝星虹齊賢曰黃庭內景經云閑居藥珠作七言道書二十

四无浮沉闕銓語曰脐下一寸三分為丹田丹田者

鼎器也曰晶月華入鼎成丹又曰玉樓臺是喉龍結

龍闕是骨臆糾宮是心世說治平子注老子始成詣

玉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服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

之際矣士贇曰西昇經老君謂尹喜曰吾將汝上朝

玉宸遊歷帝鄉作是語已遂徧歷九天上昇上清白

闕丹城藥珠宮曰日思雲空者飄飄然有凌雲氣游
天地間志也後魏道釋志泰常二年丁巳老君再降
賜道士寇謙之符錄七十卷二洞經有洞真太上
皇氏籍定真玉籙一卷莊子曰皆原於一不離於宗
謂之天人三洞經云天真皇人按筆乃書七元者道
家所謂北斗七元星君也豁落者所謂豁落落斗也按
靈書紫文二十四事內有神虎金虎消魔豁落落流金
之章三洞真經曰真文者五方真炁之精疑結成文
八角垂芒或為雲篆之形或成走獸之狀帝王世
紀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又瑤光之星貫月如虹三
災蕩璿璣蛟龍翼微躬舉手謝天地虛無齊始終黃

金滿高堂答荷難克克

齊賢曰列仙傳王子晉於緱
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士

贊曰左傳三辰有災尚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馬
融云日月星辰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後
律曆志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鄒陽
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沈約詩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

躬莊子恬淡寂寞虛無无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又萬物一齊孰長孰短知道無終始物有死生生康琚詩歸來安所期與物齊始終老子曰黃下笑世金滿堂莫之能守顏延年詩美價難克充

上士沉寃北羅酆昔日萬乘墳今成一科蓬贈言若

可重實此輕華嵩齊賢曰涪州酆都觀乃北都羅酆所治名平都福地內經曰下離塵

境上界王京注云玉京無爲之天三十二帝之都玉

京之下乃崑崙北都羅酆北帝三十六洞所居張景

陽詩昔爲萬乘君今爲丘山土士贊曰二洞經欲界

飛空之音曰北都泉曲府中有萬鬼群但欲逼人弄

斷絕人命門阿人歌洞章以攝北羅酆玉格曰羅酆

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是爲大

天鬼神之宮人死皆至其中苟子非相篇贈人以言

重於金石珠玉張孟陽劬閣銘日高踰嵩華沈約詩

無事適

華嵩

贈崔郎中宗之 金陵

胡鴈拂海翼，翱翔鳴素秋。驚雲辭沙朔，飄蕩迷河洲。

齊賢曰：時宗之謫官金陵，故有此贈。毛詩：將翱將翔。

雪賦：河海生雲，朔漠飛沙。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謝靈運詩：河洲多沙塵。士贇曰：鮑照詩：河畔草未黃。

胡鴈已矯翼，淮南子：鴻鵠翱翔乎荒忽之上。郭璞詩：

素秋。有如飛蓬人去，逐萬里遊，登高望浮雲，彷彿

如舊丘。

齊賢曰：商君書：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

越萬里。江淹詩：眇然萬里遊。宋玉高唐賦：登高望遠。

使人心瘁。李陵詩：仰視浮雲馳。楚詞：彷彿以遙見。陸

機詩：彷彿谷水。陽鮑明遠詩：

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日從海傍波，水向天邊

流長。嘯倚孤劍，日極心悠悠。歲晏歸去來，富貴安可

李詩補注

卷一

求

齊賢曰成公綏嘯賦乃慷慨而長嘯宋玉大言賦長劍耿介倚天外士贊曰楚辭臨深水而長嘯又

日極千里兮傷春心又歲既晏兮孰懷予詩云悠悠

我心史伯夷傳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

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仲尼七十說歷聘

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莫見收魯連逃千金珪組豈可酬

齊賢曰孔子歷聘七十餘國而不遇

說苑曰趙襄子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子

孔子不對左思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功成耻

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綵對珪寧肯分士贊曰

劉歆傳夫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叙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

之道莊子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七十二君論先

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鈞用甚矣夫人之

難說也史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爵及以千金為魯

中連壽仲連辭讓不受遂辭去終身不復見詳見前

時哉苟不會草木爲我儔希君同攜手長往南山

幽齊賢曰毛詩携手同行後漢逸民傳序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法真曰若將吏之將在北

山之北南山之南毛詩幽南山王贊曰陶潛詩時

來苟冥會江淹詩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時哉苟

有會治亂惟宜數劉琨詩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

王充論身與草木俱朽劉孝標辨命論侯草木以共

彫與麋鹿而同死謝朓詩携手共行樂漢書竇

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謝朓詩屏居南山下

贈崔諮議

綠驥本天馬素非伏櫪駒長嘶向清風倏忽凌九區

何言西北至却走東南隅世道有翻覆前期難豫圖

希君一剪拂猶可騁中衢齊賢曰劉越石書綠驥倚

軒於長坂漢天馬歌天馬

來從西極翹武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白馬與日
九區而率順漢書周亞夫擊吳吳奔壁東南亞夫使
備西非北史盧思道曰剪拂吹噓長其光價劉孝標
廣絕交論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王贊
曰劉孝標廣絕交論離虎嘯而清風起呂氏春秋曰
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漢書志歌曰天馬來從西極
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
曰馬從西來經行磧鹵之地無草者凡千里而至東
道阮籍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陸機詩休咎相
乘躡翻覆若波瀾劉孝標廣絕交論循環翻覆迅若
瀾波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借高名
巨海一邊靜長江萬里清應須救趙策未肯棄侯嬴

齊賢曰唐昇州六代吳晉宋齊梁陳所都也謝朓詩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昇州東極于海西帶長江
於此士贇曰諸葛亮謂孫權曰鍾阜龍盤石城虎踞
真帝王所都也吳郡吳興丹陽為三吳丹陽即今建
康府漢晉六朝為丹陽郡侯羸教公子無忌救趙事
見三卷注

贈別從甥高五

魚目高太山不如一璵璠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
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顧寡籌略功名安所存

齊賢曰韓詩外傳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張景陽詩甄
翻誇璵璠魚目笑明月顏延年楮白馬賦聲價隆
晉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
宅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少而惠意謂應

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後為司徒士贊曰揚子
或問曰良玉不雖璠璣不作器魏文帝書曰良玉比
之君子魯之璠璣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
重兼城左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璠璣斂杜預曰璣
璠美王也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
亂真珠鄒陽書曰明月之珠風俗通曰張伯坐養整
價西京賦表曉闈於閭闔注閭闔天門也立高闕以
象天門三國志周喻傳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又
呂蒙傳曰籌略奇至江
淹詩曰功名惜未立

中駿馬空堂上醉人喧黃金久已罄為報故交恩賢

日李充為褚裒參軍以貧求外裒問之對曰窮援投

林豈暇澤木乃除剡溪令蘇秦黃金百斤盡士贊曰

劉裕五木事見三卷注南史宋書張瓌以百口一

出手得盧說死趙簡子謂陽虎曰唯賢者為能報恩

也聞君隴西行使我清心竟與爾共飄飄雪天各飛

翻江水流或卷此心難具論省家羞好客語拙覺辭

繁三朝空錯莫對飯却慚寃

齊賢曰唐渭州隴西郡隴西縣王仲宣詩苟非

鴻鵠孰能飛隴漢書三朝受圖籍謂成朝日月朝日朝

也士贇曰論語唯我與爾有是夫陸雲詩飄飄冒風

塵鮑照詩羈客離嬰時飄飄無定所沈約詩短翮屢

飛翻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謝靈運詩風潮難具

論王充論衡甘議繁辭終不見信

阮籍詩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自笑我非夫生事

多契闊積蓄萬古憤向誰得開豁天地一浮雲此身

乃毫末忽見無端倪太虛可包括

齊賢曰左傳莒子曰命為軍帥而卒

以非夫注云非丈夫也詩死生契闊莊子反覆終始

不知端倪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江賦總括漢泗兼

包淮相士贇曰楚詞蓄怨乎積思嘯賦舒蓄思之悱

憤奮糾結之纏綿石崇詩積思常憤盈漢高紀意豁

如也顏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郭璞江賦破如地裂
豁天開向日豁然若天開莊子計四海之在天地間
也不似礪空之在大澤乎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
之在焉體乎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又曰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足以窮至大之域又曰以若觀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此聯全祖此意特易其字耳又莊子曰若是
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
遊乎太虛賈誼過秦論有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心
去去何足道臨岐空復愁肝膽不楚越山河亦衾裯
雲龍將相從明主會見收成功解相訪溪水桃花流

齊賢曰莊子仲尼謂季常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

越也毛詩抱衾與裯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王贊曰蘇

武詩去去從此辭曹植詩去去莫復道鮑照詩安能

行華復坐愁詩云如山如河曹植詩曰何必同衾裯

然後展慙慙此收字義乃蘇秦讓張儀曰以子之才
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
收也之義書成允成功惟汝
賢武陵桃源事見一卷注

贈裴司馬

翡翠黃金縷綉成歌舞衣若無雲間月誰可比光輝

秀色一如此多為眾女譏君恩移昔愛失寵秋風歸

齊賢曰張衡七辨淑性窈窕秀色美艷云云士贊曰

占詩含英揚光輝陸機詩秀色若可餐楚詞眾女嫉

娥眉兮隋侯夫人

詩君恩何處多

愁苦不窺鄰泣上流黃機天寒素

手冷夜長燭復微十日不滿匹鬢蓬亂若絲猶是可

憐人容華世中稀向君發皓齒顧我莫相違

齊賢曰宋玉登

徒子好色賦曰天下佳人莫若臣東家之子登墻窺
臣三年至今未許也古詩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鮑照詩容華坐消歇洛神
賦丹唇外朗皓齒內鮮士贇曰楚詞固將愁苦而終
窮晉孫綽齋前種一株松常自守護鄉人曰樹子非
不楚楚可憐但恐無棟梁之用耳晉陸機傳髦俊之
才世所希有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時俗
薄朱顏誰為發皓齒又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容
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楚詞美人皓齒嫵以嫵陸機
詩巧笑發皓齒毛詩顧我則笑韓詩外傳子貢曰何
志行之相違乎

叙舊贈江陽宰陸調

太伯讓天下仲雍揚波濤清風蕩萬古跡與星辰高

開吳食東溟陸氏世英髦

齊既貝曰史記吳太伯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

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而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張景揚詩曰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書曆象日月星辰孔安國曰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後漢陸闔字子春會稽吳人建武中為尚書令子績字志初幼孤仕郡戶曹史刺史行部辟為別駕從事子康字季寧以義烈稱舉茂才轉守桂陽安樂二郡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調其後也至唐世居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罷鬱林守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號鬱林石世保其居士贊曰晉書忠義傳序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

南史陶潛傳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
清風於來葉者矣前漢禮樂志曰進用英髦
多君

秉古節嶽立冠人曹風流少年時京洛事遊遨腰間

延陵劔玉帶明珠袍我昔聞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

相組織呵嚇來煎熬齊賢曰延陵季札掛劔徐君墓

掛劔臺蘇秦曰臨淄之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西都
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曹子建詩名都多妖女京洛

出少年寶劔直千金被服光且鮮鬪雞東郊道走馬
長楸間陸弘少時好鬪雞走馬士贇曰鮑照詩誰今

秉古節王儉撰褚淵碑曰風流籍甚阮籍詩平生少
年時輕薄好絃歌詩云以教以遊謝靈運詩仲春善

遊遨禮記凡帶必有佩玉鬪雞及五陵豪見二卷樂
產曰橫道自言曰遮韻釋曰邀遮也揚雄羽獵賦前

後邀遮禮典絲凡飾邦器者受文
織絲組也阮籍詩膏火自煎熬
君開萬叢人鞍馬

皆碎易告急清憲言脫余北門厄間宰江陽邑剪棘

樹蘭芳城門何肅穆五月飛秋霜好鳥集珍木高才

列華堂時從府中歸絲管儼成行但苦隔遠道無由

共銜觴齊賢曰史記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後漢以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

日三臺唐龍朔二年改御史臺曰憲臺詩北門刺仕

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鄭氏牋云君不

知已志而遇困苦唐志揚州江陽縣正觀八年析江

都置雜騷曰余沈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釋

文樹種也種蒔衆香脩行仁義蘇子卿詩馥馥我蘭

芳江文通書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

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譖而繫之正夏天為之降霜

陸士龍詩王在華堂式燕歡會士贊曰漢官儀御史

為憲臺潘正叔詩迴跡清憲臺謝靈運楚老惜蘭芳

丘遲詩肅穆恩波被荀悅漢紀曰大會群臣於長樂

李詩甫王

宮成禮而罷莫不肅穆西征賦弛秋霜以嚴威此只
喻其政之肅穆如秋霜之清嚴也鮑照詩珍木抽翠
條嵇康琴賦曰華堂曲宴客友近賓前漢書禮樂志
絲曰絃竹曰管又張禹傳禹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
管絃昏夜乃罷古歌詞林鍾合水調八破第二云錦
庭絲管曉紛紛半入靈山半入雲此曲多應天上
有八間能得幾回聞晉書志樂歌羅江北荷花開江南
列自成行古詩云所思在遠道

楊梅鮮掛席拾海月乘風下長川多浩新豐醪滿載

剡溪船中途不遇人直到爾門前大笑同一醉取樂

平生年齊賢曰張揖注上林賦楊梅其實似穀而有核其味酸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三輔舊事

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

煮餅商人立為新豐上子猷雪夜訪戴逵見前士贊

曰木華海賦維長綯掛帆席晉宗懔曰願乘長風破

萬里浪毛詩一醉日富漢張耳傳勞苦如平生

贈從孫義興宰銘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吳臺

落筆生綺繡操刀振風雷蠖屈雖百里鵬奮望三台

齊賢曰唐常州義興縣在州西南吳王闔閭起臺於

如蘇故曰吳臺左傳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潘尼詩蠖

屈固小往晉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

微三公之位也王贊曰謝玄暉詩雄圖悵若茲茂宰

深遐躋魏王固表曰王孫公子不鏤自雕非鸞則鳳

分枝若木疏派天潢秋月乃喻其清明也風雷喻其

政今之嚴也揚一先知篇曰鼓舞萬物者其雷

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

退食

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綠水寂以閑白雲有時來河陽

富奇藻彭澤縱名杯所恨不見之猶如仰昭回

齊賢曰詩

退食自公安子賤為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
故後世以宰之室為琴堂潘岳為河陽令潘尼贈詩
云流聲馥秋蘭擢藻艷春華陶潛為彭澤令性嗜酒
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必醉世說戴
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
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毛詩俾
彼雲漢昭回于天士贇曰韋仲將景福殿賦綠水決
決顧愷之為山恰令抑煩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
門階閑寂沈約元惡皆滔天疲人散幽草驚川無活
詩白雲隨玉趾

鱗舉邑罕遺老誓雪會稽耻將奔宛陵道

齊賢曰書元惡大熟

殷仲文乞解尚書表洪波振壑川無活鱗越王勾踐
栖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乃令大夫種行成吳卒赦
越勾踐反國置膽於坐臥即仰瞻飲食亦嘗瞻曰汝
忘會稽之耻耶唐宣州南陵縣有宛陵士贇曰滔天
字是用尚書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事注曰滔漫也貌
象恭敬而心狠傲若漫天然前漢高惠功臣表錄遺

老之事又劉向傳宗室遺老王褒四子講德論句踐
有種蠶泮庸尅滅強吳雪會稽之耻前漢食貨志剗
會稽之耻師古曰剗
謂拭除也音所劣切

傷激揚神融一開襟絃歌欣再理和樂醉人心蠹政

除害馬傾巢有歸禽壺漿候君來聚舞若譖吟農人

棄蓑笠蠶女墮纓簪歡笑相拜賀則知惠愛深齊賢曰太

白白注云亞相李公重之以能政中丞李公免罷以

移官則義興嘗以事去縣因二公而復職也莊子庖

丁爲文惠君解牛奏刀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桑

林舞名左傳宋人請以桑林享晉侯論語子之武城

聞絃歌之聲孟子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蜀志譙吟思

漢毛詩荷蓑荷笠禮書二組屬於弁垂顛而下結之

謂之纓纓之垂者謂委笄卷髮者今之簪也王質曰

漢谷永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江淹恨賦神烝激

揚理字義出漢書張禹傳後堂理絲符管絃如淳曰
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董仲舒策制伊欲百姓
和樂詩大序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詩兄弟既翕
和樂且湛名士傳阮咸哀樂至則絕過於人太原郭
奕見之而心醉不覺嘆服列子有神巫季咸列子見
之而心醉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適遇牧
馬童子而問塗焉黃帝曰異哉請問為天下小童辭
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何以異夫牧馬者哉
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列子
至德之世禽獸可繫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門
此言傾巢者喻室家已破而民樂蠹政之除復來歸
也後漢邴彤曰吏民謳吟思漢久矣漢書薛宣傳一
笑相樂師古謂一為歡樂耳後漢第歷職吾所聞稱
五倫傳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賢爾為最化洽一邦上名馳三江外峻節貫雲霄通
方堪遠大能文變風俗好客留軒蓋他日一來遊因

之嚴光瀨

齊賢曰三見前漢文多為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修起學宮於成都市

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子弟為除更繇者補吏

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學於京師者皆此齊魯焉

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嚴光瀨隸今嚴州

贊曰後漢趙壹疾邪賦云富貴者稱賢此用其字焉

最字義出漢書周勃傳云攻攙里好時最如淳曰於

將幸之中功為最也又宣帝紀丞相御史課殿最以

聞顏師古曰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

先也又京房傳舉最當遷顏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

故遷為他官也又梁宗室景仕齊為永寧令政為百

城之最後漢和帝紀德化普治顏延年詩峻節貫秋

霜詩云來

游來歌

草創大還贈柳官廸

天地為橐籥周流行大易

齊賢曰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管子曰天地

萬物之橐籥列子天瑞篇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
安從生故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
氣之始也士贊曰易曰周流六虛參同契曰易
有周流屈伸反覆又曰升降上下周流六爻

造化

合元符交媾騰精鬼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的

齊賢曰易

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王贊曰列子造化之所始者
謂之本陸佐公刻漏銘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周易
參同契曰觀夫雖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
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本在交媾定制始先
坎戊為日離已為月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
體不虧傷又曰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偽道惟斯之
妙術兮審訂不誑語又曰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
又曰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為主君無平
不跛道之自然丹經曰精月華日魂月魄郭璞江賦
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鬼江淹詩偃蹇尋青雲
隱淪駐精鬼道人讀

明經方士煉玉液

羅絡四季間綿微無一隙日月

更出沒雙光豈云隻

齊賢曰參同契曰坎戊日精離巳月光日月為易剛柔相當上

王四季羅絡始終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揮持子贊曰

周易參同契曰蟾蜍與兔鬼日月氣雙明蟾蜍眠卦

節兔者

兔生光 姤女乘河車黃金充轆軛

齊賢曰漢真人大丹訣曰姤女隱丹

砂中注云汞也抱朴子曰丹砂可為黃金河車可作

銀子得其道可以仙身莊子曰加以衡軛齊之以月

題音義衡轅前橫木轉軛者也王贊曰參同契曰河

上姤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後漢陰真君

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朱雀調連

生金花史封禪書丹砂成黃金

執樞相管轄

齊賢曰參

同契云水者道樞又白虎為繫樞王贊曰鬼谷子門

之運者謂之持樞然則持樞者執運扁鑄也劉向傳

曰筦執樞機真人劉演金碧古文龍虎經曰神室

有所象雞子為形容五嶽峙潛洞際會為樞轄

摧

伏傷羽翮朱鳥張炎威白虎守本宅相煎成苦老消

鑠凝津液

齊賢曰朱鳥屬火為心白虎屬金為肺津液者華池神水也曹植詩相煎何太急佛

書曰生老病死苦終可厭離土贊曰苦老字恐非祖

佛書之所云者此所謂相煎者即參同契所謂升熬

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滴滴鼎馳沸兮暴涌不休止

也苦者嗷嗷聲甚悲兮如嬰兒慕母之意也老者煉

丹火候之老嫩悉鉛汞相制伏之道耳參同契此一

段晦翁朱文公最喜其詞韻古奧今錄于此曰法象

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

驚駭畧景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眎之兮玉

者退自改闢鍵有低昂兮害氣遂奔走江淮之枯竭

兮水流注於海天地之雌雄兮排細子與午寅申陰

陽祖兮出參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升

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兮蒼液和於

後朱鳥翱翔裁兮飛揚色五米遭遇網羅施兮壓止

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如嬰兒慕母顛倒就湯護兮

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龍鱗狎獵起五色象炫

曜兮變化無常主商裔鼎沸馳兮暴涌不休止維

重疊累兮犬牙相錯拒形如仲冬水兮闌于吐鍾乳
崔嵬以雜廁兮兼積相支柱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自
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
芒光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
兮家屬為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乃為三五三五并
為一兮都集歸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先
白而後黃兮赤色通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
米又曰夫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雨翻振索宿塵又
曰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數千有五水數亦如
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一者以為真金重如本
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二物相含受變化狀若
神下有太陽氣伏烝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
焉又曰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
華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

灰同至寂禱治入赤色十二周律曆赫然稱大還與

道本無隔士贊曰參同契連上文云歲月將欲終毀

李詩甫注 卷十 七

并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
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侯視
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
命將絕休死亡鬼魂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粉提
以一丸刀圭最為神又曰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
名者以定情字者緣性言金木歸本初乃得稱還丹
又曰玄幽遠 白日可撫弄清都在咫尺北酆落死名
眇隔閻相連

南斗上生籍

齊賢曰北羅酆事見前晉天文志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一曰天機

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
也亦為壽命之問王贊曰楚詞集重陽入帝居兮造
旬始而觀清都左傳天威不遠顏咫尺道藏經云東
斗主筭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總
監衆靈又晉千寶搜神記曰管輅字公明善解諸術
至平原見趙顏貌主天下而嘆顏奔告父父乃求輅
延命輅曰子歸覓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吾卯日必至
君家且方便求請其父覓酒脯而候之輅果至語顏

曰汝那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碁次汝但
一 邊酌酒滿盞置脯於前飲盡更斟以盡為度若問
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顏依言而往果見二
人圍碁顏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
顧飲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在此曰何故在此顏唯
拜之南面坐者人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
邊坐者曰文書已定南邊坐人曰借文書看之見趙
子壽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顏曰救汝至九十年
活顏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喜且得增壽北邊坐
人定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
人受胎皆從南斗過至北斗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
斗所有所求皆向北斗

才術信縱橫世途自輕擲

齊賢曰方士方外之士也
史記蘇秦學縱橫之術士

贊曰孟子予何人哉史秦紀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
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又漢武紀海上燕
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風俗通義鬼谷
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正義曰漢藝文志蘇子三十一

篇張子十一篇在縱橫家者流晉書傅劄珉少負意氣有縱橫之才大白自悔其少年任術之輕故云

吾求仙棄俗君曉損勝益不向金闕遊思為玉皇客

鸞車速風電龍騎無鞭策一舉上九天相攜同所適

齊賢曰五星經云天上白玉京黃金闕抱朴子或曰

得道之士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棄神州而宅蓬瀛

楚詞秉電策為鞭淮南子曰電以為鞭策許慎曰

九天八方中央也漢張良傳一舉千里後漢鄧禹傳

相携負以迎士贊曰莊子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

難序卦損而不已必益金闕猶朝廷之上也玉皇客

仙者

也

贈崔司戶文昆季

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明月兩特達餘輝傍照人

求淵才亮茂昨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不意雙珠出於
老蚌甚珍重之曹植詩譬海出明珠禮記孔子曰珪
璋特達德也郭璞詩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古詩
照之有餘輝士贇曰晉書張載傳和璧之在荆山隋
珠之替重川非遇其人馬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
魏孫資別傳曰斯猶曜和璧於秦主之庭而索以連
城之價耳魏畧曰和氏之璧錯之以它山故能致連
城之價
英聲振名都高價動殊鄰豈伊箕山故特以風

期親齊賢曰漢書蜚英聲騰茂實曹植有名都篇史記伯夷傳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具上蓋有許由

冢云箕山在河南府許由之所隱士贇曰楊脩答臨

淄侯牋曰流千載之英聲鮑照詩奇聲振朝邑高價

服鄉村長楊賦遐方惟昔不自媒擔簦西入秦攀龍

疏俗殊鄰絕黨之域

九天上忝列歲星臣齊賢曰史虞卿躡蹻擔簦徐廣曰簦長柄笠音登漢書攀龍鱗

李詩甫正

附鳳翼王贊曰曹植求自試表夫自衛自媒者士女
之醜行也史孟嘗居傳云馮驩曰天下之游士憑賦
結割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漢書傳序贊攀
龍附鳳並乘天衢孫子曰動之則九天之上列仙傳
身方好者平原厭次人人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
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或
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
至宣帝時初棄郎以避亂世置憤官舍風飄之而去
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
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齊賢曰梅福傳涉赤墀之塗

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

白乎涅而不緇夏侯湛諫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士贊

曰此四句太白自述見五卷注漢賈山至言曰布衣

韋帶之士莊子魏牟之隱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上

與婕妤自傷賦俯視若丹墀西京賦右平左城青
丹墀漢書與婕妤好賦夢聖皇之渥惠若謝靈運詩

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清霜入曉鬢白露生

衣巾齊賢曰任昉詩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王仲宣詩白露沾衣衿士贇曰江淹別賦一去絕國

詎相見期毛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側見綠水亭開門列華茵千金

散義士四坐無凡賓欲折月中桂特為寒者薪路傍

已竊笑天路將何因齊賢曰張協詩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愚士贇曰異書言月桂

高五百文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

西河人學仙有過請令伐樹鮑照詩龍飛逸天路

垂恩儒丘山報德有微身齊賢曰論語何以報德士贇曰後漢馬異傳功若丘

山鮑照上疏曰雖塵肌髮無報天德毛詩欲報之德

史儀謂蘇秦舍人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

江淹詩恩

微身

詩甫生

卷六

三

贈溧陽宋少府陟

李斯未相秦且逐東門兔宋玉事襄王能為高唐賦

常聞綠水曲忽此相逢遇掃洒青天開豁然披雲霧

齊賢曰淮南子手會淶水之趨注淶水舞曲也毛詩

邂逅相遇王隱晉書曰衛瓘見樂廣曰每見此人則

瑩然猶披雲霧而觀青天士贇曰李斯事及宋玉事

見二卷班固答賓戲曰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莫

荒歲蕤紫鸞鳥巢在崑山樹驚風西北吹飛落南溟

去齊賢曰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崑山即崑崙山

有鳳巢其樹見一卷莊子南溟者天池也王贇曰

司馬相如子虛賦錯翡翠之歲蕤濟曰歲蕤羽毛也

鮑照詩驚鷺西北起莊子鵬子徙於南溟也水擊三

千里搏扶搖而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

上者九萬里

端君臣忽行路

齊賢曰漢高祖隆準而龍顏青蠅白為黑以喻讒人指正為邪士贊曰

文中子薛公曰王氏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莊

子曰玉不毀詩營營青蠅家語子游見行臨之人蘇

武詩四海皆兄

弟誰為行路人

人生感分義貴欲呈丹素何日清中

原相期廓天步

齊賢曰丹素心也士贊曰莊子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晉書祖狄為奮

威將軍豫州刺史及渡江中流擊楫誓曰祖逖不能

清中原而復齊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人皆慨嘆劉

琨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日志梟逆虜常

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相期如此詩云天步艱難

戲贈鄭溧陽

齊賢曰唐昇州江寧郡溧陽縣嘗隸宣州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

清風北牖下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

齊賢曰南史陶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宅邊有五柳樹嘗著五柳先生傳性嗜酒或置酒招之造飲輒醉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訖還着之嘗言五六月北牕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栗里在尋陽淵明所居處王贊曰蘇武詩願子留斟酌致此平生親

贈僧崖公

昔在朗陵東學禪白眉空大地了鏡徹迴旋寄輪風

攬彼造化力持為我神通齊賢曰蜀志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

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也傳燈錄

阿難將入寂滅山河大地六種震動寶積經云佛告

日連我有大風輪能旋轉世界四祖與法融禪師曰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王贊曰楞嚴經云汝

觀地性龕為大地細為
輪執持世界從妄見生
又云相待成攝故有風
大地諸有為相後漢書

崔瑗稱張衡製作侔造
功深維摩詰經曰是天
凡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

具足得無生忍又維摩詰
入三昧現神通力示諸大
晚謁太山君親見日沒

雲中夜卧山月拂衣逃
入群授余金仙道曠劫未始

聞齊賢曰左傳叔向拂衣從之
金仙佛也第一祖迦
葉父飲澤毋香志昔為煨金師於毗婆尸佛入涅

槃後四眾起塔塔中像面上
金色有少缺壞時有貧
女將金珠往金師處所請飾
佛面因共發願願我二

人為無恩夫妻由是因緣
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
梵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
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

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
為號也故佛
稱金仙儒謂之世道謂之
塵佛謂之劫
冥機發天光

獨朗謝垢氛虛舟不繫物
觀化遊江濱
齊賢曰莊子
宇泰定者發

乎天光發乎天者人見其人又曰方舟而濟於河有
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士贇曰維摩詰經
語舍利弗云日光出時與冥合乎答曰日光出時別
無晨冥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溟伯之丘崑崙
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
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
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
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鵲冠子泛泛乎若不繫
之舟賈誼鵬賦泛乎若不繫之舟莊子泛泛若不繫之
舟虛而遊遊者也爾雅釋水汝為瀆又汝有瀆注大
水溢出別為小水為瀆故詩有汝瀆江瀆遇同聲道
淮瀆此云江瀆者江水別出之涯也

崖乃僧英說法動海嶽遊方化公卿手秉玉塵尾如

登白樓亭微言注百川壘壘信可聽齊賢曰易云同聲相應晉王衍

手執土柄塵尾與手同色會稽記白玉樓亭在會稽
山陰臨流映壑晉謝安見王濛既去濛子脩問曰向

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微言注見前
一風鼓

群有諸籟各自鳴啓閉八牕牖託宿掣電震自言歷

天台搏壁躡翠屏凌兢石橋去恍惚入青冥齊賢曰

郭子綦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爲無作作則萬竅

怒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孝

經援神契曰明堂入牕四達莊子老子曰古之至人

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孫綽天台賦或

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會稽記赤城山上有石

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其上邊有過徑裁容數人顧

愷之啓蒙記天台山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至
滑下臨絕冥之間楚詞玄鶴兮高飛曾遊兮青冥注
清冥太清又雲也王贊曰揚子先知篇鼓舞萬物者
其雷風乎左傳隱公九年注陰陽相感而爲雷激而

為霆霆電也揚雄甘泉賦馳閭闔而入凌兢服虔曰
凌兢恐懼也師古曰凌兢者寒涼戰慄之處老子曰
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楚詞據青冥而攄虹
更携手乘杯向蓬瀛齊賢曰杯渡者不知姓名嘗乘木杯渡水嘗宿一家竊一金像去主人追至孟津浮木杯渡河
王贊曰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又來歸自鎬又携手同行范雲詩薄暮方來歸

遊溧陽甘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

一云贈孟浩然

王贊曰懷古者感貞義女墳之事也

朝登北湖亭遙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覺秋風還

齊賢曰唐昇州溧陽縣上元二年州廢還隸宣州有湖出王贊曰楚詞沈寥兮天高而氣清又瀟瀟兮秋

月涼風至白露降

遊子託主人仰觀眉睫間目

送飛鴻邈然不可攀

齊賢曰列子亢倉子曰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于我

者我必知之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

色楮康詩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贊曰漢高紀遊子

悲故鄉古詩遊子不顧反江淹詩遊子易感慨禮記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曹植詩光景不可攀吳越春秋

伍子胥之亡也初奔宋宋亂乃與太子建奔鄭會太

子建適晉為晉謀鄭事覺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建而

困迫子胥乃與

長吁相勸勉何事來吳關聞有貞義

建子勝奔吳

女振窮溧水灣清光了在眼白日如披顏高墳五六

墩萃兀棲猛虎遺跡翳九泉芳名動千古子胥昔乞

食此女傾壺漿運開展宿憤入楚鞭平王凜冽天地

閻聞名若懷霜

齊賢曰史記楚平王太子建伍奢

子去而事平王讒太子平王流建使守城父無忌日
夜短之王乃召太傅伍奢考問之囚奢而使奮揚往
殺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平王召奢二子員尚尚日
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胥遂亡奔吳
未至而疾中道乞食張勃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
按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
氏之女清英潔白事毋純孝手柔蕙而不龜身擊漂
以自業楚平王虐忠助讒赤族伍氏子胥東奔勾吳
月涉星遁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
此女日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卒使
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
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望其弱所愴然低徊而不
能去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其詞日粲粲貞女
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毋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
乃如之人擊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伍胥東奔
之食於此女分壺漿減口而死入郢鞭尸還吳雪恥

役金瀨止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王贊月清
書高帝紀必身勸爲之駕注文穎曰身自往勸勉也
吳越春秋日子胥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
許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
關吏因捨之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有漁父乘船
渡之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
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
餐乎女曰妾獨與毋居三十未餐飯不可得子胥曰
夫人振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常人遂許之
發其筥筥飯其盜漿長跪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
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既餐而去又
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
妾與毋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
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
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漢
書見錯傳莫能望清光注晉灼曰光景所及也鮑照
詩高墳疊疊滿山隅漢蓋寬饒傳猛虎在山棲猛虎
者謂墳如伏虎之狀猶馬鬣封之謂也晉載記論曰

竟其遺跡亦有道乎謝靈運詩運開申悲涼吳越春秋吳王使孫武伍子胥白喜為將遂破楚入郢伍子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請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子胥等既破楚還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欲報以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老嫗遂取金而歸壯

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與君拂衣去萬里同翱翔賢齊

曰劉孝標論曰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

斬絕王贊曰揚子云壯夫不為也魏武帝苦寒行北

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詰屈坂車輪為之摧左

傳叔向拂衣從之謝靈運詩拂衣丘胡裏漢馮奉世

里遊詩河上乎翱翔又將翱翔將翔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

飲正值傾家無酒錢

王贊曰史荆軻傳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

軻嗜酒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者當用此一段注為是前漢陳萬年傳賂遺外戚計吏傾家自盡梁昭明太子撰陶淵明傳顏延之留二萬錢與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

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丈夫何事

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

齊賢曰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曰昔東遊維揚不論

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
濟之淵明詩若後不快飲空負頭上巾
君為進士不

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鬢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兒

重廉藺匣中盤劍裝鰈魚閑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

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專諸齊賢曰進士科始隋大

業中盛於唐正觀永徽之間其推引則曰白衣公卿其艱難則曰三十老明

經五十少進十廉藺藺頗藺如錯倉合切又音錯

晉阮孚遷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為有司彈劾專諸

吳堂邑人伍子胥自楚亡吳知專諸之能進於公子
光王贊曰此太白少年任俠之作也專諸刺客也是
用公子光使專諸置魚腸劍刺吳王僚見吳越春秋

及史記
詳見前

贈秋浦柳少府

秋浦舊蕭索公庭人又稀因君樹桃李此地忽芳菲

搖筆望白雲開簾當翠微時來引山月縱酒酣清暉

而我愛夫子淹留未忍歸齊賢曰唐秋浦隸池州外紀趙鞅謂陽虎曰樹桃李

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賞焉謝眺詩含景望芳菲陶

詩望雲軒高鳥爾雅山水及上曰翠微謝靈運詩昏

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楚

詞攀桂枝芳聊淹留士贇曰蜀都賦鬱氛氲以翠微

陸公佐石闕銘上連翠微阮籍

詩明月耀清暉尚書夫子昂哉

贈崔秋浦三首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楊柳井上二梧桐

齊賢曰陶潛門有五柳嘗著山鳥下聽事簷花落酒

王柳先生傳毛詩梧桐生矣

李詩補注 卷十 元

中懷君未忍去惆悵意無窮

王贊曰沈如筠雜感詩簷花坐坐蒙霧孤帳日恣

寂徐侍中為人贈婦詩云俱看依井蝶共取落簷花楚詞云惆悵兮私自憐

其二

崔令學陶令北牕常晝眠抱琴時弄月取意任無絃

見客但傾酒為官不愛錢

王贊曰此三聯並陶替事見本卷前詩注

東皐

春事起種黍早歸田

齊賢曰王績號東皐子谷陳尚書以達書僕耕于野有年矣無

言以禪於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皐醉醒自

適沈籍奏記將耕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士贊曰唐

書文中子王通之弟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

喜拜揖隋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正字不樂在

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乃還鄉里績有奴婢

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時藥草自供以周易老

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先生

其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為人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春

水從天漢落山逼畫屏新應念金門客投沙弔楚臣

齊賢曰晉書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人號河陽一縣

花毛詩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水從天漢落者九華山

之瀑布吳季重書曰排金門升玉堂太白嘗待詔金

鑾故曰金門客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士贇曰

地逐名賢好者興在上兩句為秋浦得崔令而好猶

河陽得岳潘而好亦猶晉書所呼臯長巖為許度巖

之類也漢書蕭何傳天漢注師古曰

天漢河漢也揚雄傳歷金門上玉堂

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

李詩甫注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贈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

尋陽

昔別黃鶴樓蹉跎淮海秋俱飄零落葉各散洞庭流

中年不相見躑躅遊吳越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

齊賢曰黃鶴樓在鄂州禹貢淮海惟揚州謝靈運詩

序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洞庭見前海賦躑躅窮波今

兩浙皆吳越之地北山移文春蘿望月士贇曰曹植

詩白日忽蹉跎南史范曄傳云時賢零落阮籍詩秋

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楚辭惟草

木之零落兮江淹詩結髮不相見

李詩補注

卷之十一

一

會稽風月好却遠

刻溪迴雲山海上海上出人物鏡中來一度浙江北十年

醉楚臺荆門倒屈宋梁苑傾鄒枚苦笑我誇誕知音

安在哉齊賢曰九域志越州會稽郡剡溪在州東南王羲之曰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江陵有章

華臺陽雲臺皆楚王所建荆門在今荆門軍渚宮故事曰庾信因亂歸江陵居荆門在

宋玉故宅其賦云誅茅宋王之宅梁苑鄒枚事見前陶潛詩知音苟不存阮籍詩梁王安在哉士贇曰南

史周捨傳今夕止可談風月禮記樂記唯君子唯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大盜割鴻溝

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中夜天中望

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群齊賢曰史記項王與漢約

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大盜劫祿山慶緒鄭玄毛詩箋木葉落

御風乃落屏風疊在廬山王贊曰後漢九月正
正中微大盜移國魏辛毘傳迅風之振秋葉晉庾闡
檄石虎文曰猶烈火之焚秋蓬衝颺之掃落葉也南
史王僧虔傳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
當拂衣去耳海鷗
事並見二卷注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

永王軍中

月化五白龍翻飛凌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洛陽川

虜箭雨宮闕皇輿成播遷

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甲子祿山以十五萬眾

反范陽十二月丁酉陷洛陽十五載六月己亥陷京

師玄宗幸蜀王贊曰劉琨詩有鳥讎飛不違休息後

漢書臧宮等贊曰電掃群孽風行巴梁晉書紀東臣

論曰三關電掃劉禪入臣袁紹檄曰操持節從七百

圍繞宮闕晉書桓玄殷仲文論曰禍延宮闕焚辭恐

皇輿之敗績晉武帝紀曰曾未數年紀綱大亂海內

版蕩宗廟播遷盧諶詩王室喪師私門
播遷列子曰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英王受廟畧

秉鉞清商邊雲旗卷海雲金戟羅江煙聚散百萬人

池張在一賢齊賢曰盧子諒詩池張使我歎王贊曰英王指永王璘也事始末見八卷永王

東巡歌注晉桓冲曰謝安有廟堂之量而不閑將畧

鉞大斧也雲旗金戟並永王建節之儀也按禮記王

制賜諸侯斧鉞然後誅上林賦拖霓旌靡雲旗張平

子東都賦龍輅充庭雲旗拂霓戟門戟也按唐開元

禮郡王嗣王帶職事三品及上州都督府以上十四

戟幡帶每副二十四條以五色物充禮記孔子曰一

張一池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池以弓弩喻人也又

孔子家語一池一張後漢書曰王常初起兵號下江

賢一霜臺降群彥水國奉戎旃繡服開宴語天人借樓

船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齊賢曰霜臺謂侍御也水國江漢間也謝玄暉

爾隨王子隆牋曰契闢戎旃從容燕語左傳云宴前
之不酬應劭曰船上建樓曰樓船燕昭王築黃金臺
在易水東南十八里陸士衡詩輕舉乘紫霞士贊曰
後漢周舉傳曰昔晏子曰河伯以水為城國應禎詩
脩時貢職入覲天人老子
衆人熙熙然如登春臺 卷身編蓬下冥機四十年

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浮雲在一决誓欲清幽燕

齊賢曰尚書大傳子夏居深山之宇作壤室編蓬戶

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東方朔曰非有先生積

土為室編蓬為月劉裕曰草澤間有英雄幽燕祿山

巢穴士贊曰南史劉裕曰不復能於草間求活吳越

春秋楚王作劍三枚一曰龍泉二曰太阿三曰王甫

晉張華傳華令雷煥掘豐城獄基中有雙劍一曰龍

泉一曰太阿煥得劍送一與張華留一自佩及華誅

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

出墮水使人入水見兩龍而已莊子曰天子之劍直

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

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

下服矣晉祖述傳誓清中原

篇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

連齊賢曰謝萬曰四座皆猛將太史公自叙遷為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漢志昂為旄頭胡星也士

贊曰張景陽詩顧謂四座賓陸機詩不惜微軀退又軍沒微軀捐鮑照詩捐軀報明注魯仲連事見二卷

贈武十七諤并序

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質木沉悍慕要離之風潛

釣川海不數數於世間事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余

余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

援筆而贈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

笑開燕七首拂拭竟無言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

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林回棄白壁千里阻同奔

君為我致之輕齋涉淮源精誠合天道不愧遠遊魂

齊賢曰韓詩外傳頽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

馬也要離事見前卷荆軻傳燕太子求天下利七首

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取之百金楚辭猛犬信信而

吠兮關梁閉而不通太白有子伯禽以貞元八年不

祿搜神後記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歸猿母自

後至其家此人縛猿子於庭樹其母搏頽向人欲食

乞此人竟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腹視之

腸皆斷裂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士

賈曰鄒陽書曰精誠變天地班彪王命論精誠通于

神明江淹恨賦人生到此天道寧論鄧攸傳曰天道

無知使伯道無兒楚辭願輕舉而遠遊趙景真與
茂齊書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易曰精氣為
物遊魂為變太白詩意謂遭亂之時不能與伯禽同
奔而越在東魯今托武謬以致之輕齋涉淮者囑付
之辭也雖未保其必達亦盡吾父子之情而已萬
一不幸竟其有知亦可無愧矣此詩由衷之語也

贈閭丘宿松

阮籍為太守乘驢上東平剖竹十日間一朝風化清

偶來拂衣去誰測主人情

齊賢曰簡文輔政阮籍常從容言曰籍平生曾遊東

平樂其風上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
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
將軍從事中郎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後漢周章曰剖符大臣千里重任楊惲書曰是日也
拂衣而喜士贇曰史孟嘗君傳置傳舍十日孟子一
朝而獲十禽鮑昭詩世事一朝異詩大序云上以風

化下漢王褒傳欲宣風化於衆庶謝靈運詩拂衣五湖裏江淹詩拂衣釋塵務夫子理宿松

浮雲知古城掃地物莽然秋來百草生飛鳥還舊巢

遷人返躬耕齊賢曰唐宿松縣隸舒州王贊曰江淹詩誰能測幽微班固賓戲曰仲尼抗浮

雲之志漢書贊泰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任

彥升策秀才文曰衣冠禮樂掃地無餘鮑照詩春風

掃地起蜀志諸葛亮躬耕南陽何慙宓子賤不減陶淵明吾知千載

後却掩二賢名齊賢曰呂氏春秋宓子賤宰單父彈鳴琴不下堂而治今單州碭郡單父

縣尚有琴臺即子賤鳴琴之所陶潛為彭澤令今江

州彭澤縣是也士贊曰晉書陳留阮裕有重名為王敦主簿敦嘗謂羨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

主簿班固典引易奕乎千載揚子流于載之英聲

獄中上崔相渙士贊曰南豐先生叙曰明皇幸蜀永王璘節度東南太白卧廬

李詩甫主

卷十一

五

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太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六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愚驗治以為罪薄宜宥因若愚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

胡馬渡洛水血流征戰場千門閉秋景萬姓危朝霜

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台庭有夔龍列宿粲成行

士贇曰鄒陽上吳王書曰胡馬遂進窺於邯鄲陸機詩胡馬如雲屯尚書血流漂杵戰國策綴甲鬪兵効勝於戰場淮南子曰道始生虛廣虛廣生宇宙宇宙生元氣後郎顛傳助順元氣含養庶類陶潛歸去來辭載欣載奔魏志曹植傳文德昭則可以致時雍夔龍也傳玄詩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羽翼

三元聖發輝兩太陽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齊賢曰漢

書四皓侍太子入宴高祖顧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三元聖元宗肅宗廣平王是代宗兩太陽元宗肅宗

王贊曰六經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神威管子法法篇桓公曰寡人之有管仲猶飛鴻之有羽翼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晉天文志曰為太陽之宗人君之象抱朴子辯問篇曰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莊子發乎天光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

之囚叅謀幕府因贈之

獨坐清大下專征出海隅

齊賢曰宣秉拜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尚

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京師曰三獨坐禮記賜鈇鉞然後征士贊曰東漢書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詩彤弓法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陶潛命子詩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書光天之九江皆渡虎三郡盡還珠
齊賢曰宋

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嘗暮設陷奔均曰虎豹在山
 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良可一
 檻笄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渡江孟嘗遷合浦太守
 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珠與交趾比境嘗通商販貨
 糴糧食先時守宰多貪穢詭人貪求珠遂漸徙交趾
 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組練明秋浦樓
 官革易前敝曾未歲餘去珠復還

船入郢都風高初選將月滿欲平胡殺氣橫千里軍

聲動九區

齊賢曰左傳楚子重伐吳使鄧廖率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注漆甲成組文被練

袍唐秋浦隸池州士贇曰託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

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俊傑專任有功以征不義晉

禿髮烏孤載記論曰候月滿而窺兵按史記匈奴傳

其俗舉事而候星日月壯盛則攻戰月戲則退兵此

言月滿欲平胡因其動而應之兵應者勝有可平之

理也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漢書匈奴傳

之瓜牙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後漢賈復傳
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顏延年赭白馬
賦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九區九服也
白猿

慙劔術黃石借兵符戎虜行當剪鯨鯢立可誅自憐

非劇孟何以佐良圖齊賢曰越女子遇曰猿試劔術

畧卽張良所遇下邳老人也崔豹古今注雌曰鯢雄

曰鯨左氏取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劇孟見上注士

贊曰劔術字出史荆軻傳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

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劔之術也兵符出史

魏公子無忌傳請如姬盜晉鄆兵符漢書文帝紀初
與郡國爲銅虎符注應邵曰銅虎第一至第五國家
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嚴助傳武帝
曰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左傳敢不哀圖

左思詩夢
想騁良圖
李詩補注
卷十一
七

流夜郎贈辛判官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士

前風流肯落他人後齊賢曰長安唐京兆府長安縣漢河平二年六月成帝封諸舅

王譱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高平

侯五人詩曰封故世謂之五侯西征賦窺七貴於漢

庭注謂呂霍上官趙丁傳王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僕

與李陵未嘗銜杯酒接慰勲之歡呂氏春秋老聃孔

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廖倪良此十

人者皆天下之豪士士贊曰南史張充與王儉書曰

實由氣岸踈疑情塗狷隔晉樂廣傳

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

年童臺走馬着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

瑁筵與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齊賢曰謝朓詩賦

雲臺表章華臺見前注王贊曰鮑照詩紅顏難長時
易哉漢書畦弘少時好鬪雞走馬曹植詩名都多嬌
女京洛出少年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揪間班固西都
賦序崇禮官考文章故言語得從之臣朝夕論思日
月獻納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麒麟殿詩式歌且舞
劉安招隱賦曰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後漢書實馳拔
起風塵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李向明開我愁遠
之事

諸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齊賢曰桃李指公卿歸祿山也正觀十六年置

夜郎麗臯樂源三縣後為夜郎郡士贊曰子見以桃

李向明開為公卿歸祿山非也太白詩意是指同時

儕類如辛判官之輩因兵興之際不次被用為人桃

李我獨遭謫也向明者向陽花木之義詳觀末句詩

意顯然倘如子見所言殊

失大體金雞放赦事見前

贈劉都使

東平劉公榘南國秀餘芳一鳴即朱紱五十佩銀章

飲冰事戎幕衣錦華水鄉

齊賢曰魏文帝與論東平劉楨字公榘曹植詩南國

多佳人易朱紱方來毛詩三百赤芾朱芾斯皇漢儀

銀印皆龜組其文曰章莊子朝受命而夕飲冰頃羽

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朱買臣傳上拜買臣

會稽太守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今子何

如士贇曰陶潛閑情賦承華首之餘芳史淳于髡曰

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禮記五十而爵又五十命

為大夫又五十艾服官政晉王渾等傳

論孫氏奄有水鄉陸機詩余固水鄉士

諍訟清玉堂吐言貴珠玉落筆迴風霜而我謝明主

銜哀投夜郎

齊賢曰唐志宣州南陵縣武德四年隸池州州廢來屬後析置義安縣又廢為

銅官治華陽國志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

名玉堂士贇曰謝靈運詩虛館絕諍訟荀子非相篇

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
鮑照詩投軀報明主

歸家酒債多

米成行高

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
主

人若不顧明發釣滄浪

齊賢曰琴操王昭君政曰維
合絕曠身權藏尤武指歌余

日是我北道主人毛詩明發不寐
屈原漁父曰滄浪

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王贊曰史平原君傳士不外

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
宋樂志羅列自成行魏文帝

著太宗論曰使曩時累息之民
得閑步高談無危懼

之心司馬彪九州春秋曰孔融
高談教令盈溢宮曹

離氣温雅可玩而誦陸機詩
高談一何綺又四坐咸

同志晉孝武紀論曰肆一醉
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

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
馬衣輕裘又子路曰願

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
而無憾

劉琨詩云慷慨窮寐中
毛膝獨摧藏

贈常侍御

安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功成復蕭灑

齊賢曰謝安石事見前卷注孟子洪水橫流北山移

文瀟灑出塵之想士贊曰晉列女傳論橫流在辰南

史樂志且暮

有一流波

大賢有卷舒季葉輕風雅匡復屬何人

君為知音者

齊賢曰何徹祖詩懸象迭卷舒論語甯武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

之毛詩至于正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

而變屈變雅作矣士贊曰淮南子曰至道無為一龍

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毛萇詩註葉世也季葉季

世也詩云彼何人斯魏志十五年下令曰今天下未

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今天下得無朱遇知

音者乎陶潛詩舉世無知音上有一劉龔

安將氣振長平瓦燕趙期洗清周秦保宗社

齊賢曰史記秦

伐韓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王贊曰書

曰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周禮春官小宗伯職掌建國

剛策曰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登朝若有言為訪南

遷賈齊賢曰漢書賈誼為博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天子不用其

議以為長沙王太傅王贊曰賈誼傳賈誼弱冠登朝

李尋傳災異對曰初出君登朝史田叔傳曰使人謝

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又蒲鵲傳問必有言也

語周任有言曰南遷賈者時太白謫於夜郎自止於

賈誼也意謂劉若登朝而有言不妨及

之或者天幸如賈生之宣室召問也

贈易秀才

少年解長劍投贈即分離何不斷犀象精光暗往時

齊賢曰韓非子曰解其長劍王子淵頌曰水斷蛟龍

陸剽犀兕廣異記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有胡求買

遂酬百萬剋明日持直取劍會夜佳月士人與妻持

劍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貴價庭中有擣帛石因以劍

指之石遂中斷及明胡戴鏡至取劍視之陸曰劍光已盡不復買苦問之胡曰此是破山劍惟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寶由今光銼頓盡疑有所觸夫妻嘆恨說其事士贊曰莊子去其危冠解其長劍史布鵠傳曰臣未嘗得望精光蹉跎君自惜羸逐我因誰地遠虞翻老秋

深宋玉悲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感激平生意勞

歌寄此辭齊賢曰楚辭驥垂兩耳中坂蹉跎吳虞翻以罪遷交州時帝遣周賀乘海之遼東從

公孫淵求馬翻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刺史呂岱岱不

報後賀等還至成山為魏田豫所擊帝聞始思翻言

召翻會翻卒宋玉九辯曰悲哉秋之為氣也韓詩曰

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有史論潛傳論曰乘道者

輝不屈其志諸葛亮出師表曰由是感激遂許先帝

以驅馳陸機詩慷慨惟平生士贊曰世說周處嘆曰

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終無

所成阮籍詩白日忽蹉跎

經亂離後天忽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

太守良宰 江夏岳陽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僊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

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 齊賢曰五星經云太上白

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應劭曰崑

崑崙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所常居李廣結髮與匈奴

戰王贊曰史王父偃傳結髮游學漢書霍光結髮內

侍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抱朴子丹砂服之令人飛

行長生史李斯傳人生居

世間譬猶騁大驥過決隙九十六聖君浮雲掛空名

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略將期軒冕榮

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 齊賢曰自秦始皇至唐元

宗中國傳緒之君凡九十

六三國志陳登曰雉突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
德莊子曰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左傳服冕
采軒司馬遷書曰事乃有大謬不然者王贊曰語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班固與引仲尼抗浮雲之
志史黥布傳提空名以鄉楚南史宋書張瓌以百口
一擲山手得盧孟子曰爭地以戰爭城以戰班固荅
賓戲曰士雄虺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管子曰先王
制軒冕以別貴賤陶潛感士不遇賦既軒冕之非榮
豈緼袍之為耻莊子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
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廢也時
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
時命而夫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
也江淹別賦日遷客海上學劔翻自哂為文竟何成劔非萬人敵

文竊四海聲

齊賢曰史記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

日劔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王贊
日晉書張華嘗謂陸機曰人之為文當患才少而子

多思更兒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臨當欲去時慷慨淚

沾纓齊賢曰史世家霸上棘門如兒戲耳梁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丘兮噫顧覽帝京兮

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無良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宗聞而非之後漢賈彪志節慷慨士贊曰潘兵詩欲去復不忍史貨殖傳丈

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嘆君個儻才標舉冠群英開

筵引祖帳慰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歌

鍾不盡意白日落昆明齊賢曰史記魯仲連好奇書

易言不盡意漢武欲征昆明夷為有填河乃鑿昆明

池始製樓船以習水戰因名士贊曰漢朱雲傳好個

儻大節孫綽傳贊曰彬彬藻思卓冠群英鮑照詩祖

帳揚春風書有苗弗率汝徂征漢志天馬歌箭浮雲
左傳歌
鍾二肆
十月到幽州戈鋌若羅星君王棄北海掃地

李詩甫生
卷二十一
七

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却欲

棲蓬瀛齊賢曰唐幽州范陽郡東都賦戈鋌雲注

盧節度使兼柳城太守其後又代裴寬為范陽節度

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又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

使既兼三鎮意益驕侈人皆知其必叛而明皇不知

太白此時徒欲奉身隱於東海以避其禍而志猶不

能已王贊曰楊雄羽獵賦煥若天星之羅晉桓玄傳

論曰乃至平戈掃地災沴滔天郭璞江賦呼吸萬里

吐納靈潮木華海賦虛吸百川洗滌淮漢又魚則彎

橫海之鯨吹勞則百川倒流選古詩脉脉不得語

孤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無

人貴駿骨綠耳空瞻驥樂毅儻再生于今亦奔亡齊賢

曰楚辭挾長矢兮射天狼圖經黃金臺易水東南十

八里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戰國策

陳對燕昭王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
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
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安事死馬而捐五百
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玉能
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不
誠欲致士先從隗始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事之
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遂
以樂毅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燒其宮室宗廟列子
周穆王駕八駿之馬而左綠耳右黃白鮑照詩彎弧
不解張又含歌攬涕恒抱愁史伯原傳人窮則反本
未嘗不呼天也楚詞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張衡西京
賦乃奮而騰驤史燕世家燕昭王於破齊之後卽位
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士爭趨燕於是遂
以樂毅爲上將軍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
兵入至臨淄盡取齊寶貨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
下者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子惠王立惠
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蹉跎不
劫代將樂毅亡走趙論語云民到于今稱之蹉跎不

得意驅馬還貴鄉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百里獨

太古陶然卧羲皇

齊賢曰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陶潛云高卧北牕之下自謂羲

皇上人(士贇曰)張衡東都賦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

殫嵇康琴賦華堂曲宴密友近賓後漢書紀曰郎官

出宰百里列子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萬物

徵樂昌樂館開筵

列壺觴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行醉舞紛綺席清歌

繞飛梁

齊賢曰招魂云士女雜坐亂而不分詩醉言舞博物志韓娥之齊鬻歌假食既去餘音繞

梁三日不絕(士贇曰)陶潛歸去來詞引壺觴以白酌

漢酈食其傳賢豪不敢後宋南平王白紵舞曲曰佳

人舉袖耀青娥宋書志樂歌曰羅

列自成行謝靈運詩清歌拂梁塵

歸咸陽祖道擁萬人供帳遙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

異炎涼

齊賢曰疏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曹子

建詩榮枯立可須士贇曰張景陽詩朝野多歡娛阮籍詩娛樂未終極老子飄風不終朝漢書平帝紀在

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選古詩兩宮遙相望程曉女訓曰春榮秋枯自然之理

度改九土中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搖

殺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

士贇曰晉符堅

載記論曰兩京殄覆九土分崩又曰晉室遭孽胡兵肆禍繁欽述征賦茫茫河濱實多沙塵謝靈運詩天

地中橫潰又河州多沙塵風悲黃雲起楚辭草木搖落而變衰晉書八公山草木皆為晉兵禮記月令仲

秋之月殺氣浸盛又季秋是月也草木黃落魏文帝詩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

白骨幽關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戟三十萬開門納

交

李詩甫至

卷十一

十四

克渠公卿如犬羊忠謹醢與道二聖出遊豫兩京遂

丘墟

齊賢曰陳後主詩山河壯帝居祿山使崔乾祐屯陝以窺京是時哥舒翰病廢在家上召見拜

兵馬副元帥將兵入萬并高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

于潼關安慶緒寇潼關翰擊却之有告崔乾祐在陝

兵不滿四千上遣使促翰進兵復陝洛翰奏祿山久

習用兵今始為逆豈無備必羸師以誘我揚國忠疑

翰謀已言於上更趣之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乾

祐於靈寶西原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官軍會

戰乾祐伏兵於險乘高下木石官軍大敗乾祐進克

潼關執翰以東上幸蜀至馬嵬父老遮道留太子討

賊上許之太子乃還治兵于朔方晉書桓温嘆曰使

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士

贊曰戴逵林棲賦曰幽關忽其離鍵西京賦曰仰福

帝居孫子兵法曰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

主齊垣崇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崇祖曰曹操

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君輩無自

全之技何異大羊晉帝紀論曰慶天下如驅群羊舉
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豈不哀哉李
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苑醢五臣文選范曄後漢
書二十八將傳論曰蕭樊尚猶縲纆信越終見菹醢

帝于許專征秉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師擁熊虎

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固房陵誠節冠終古

齊賢曰帝子指永王璘事見入卷法楚辭帝子降兮

北渚孫卿曰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尚

書如虎如貌如熊如羆王贊曰南史梁元帝初封湘

東王侯景陷建業長史王冲等拜箋請為太尉都督

中外諸軍事承制王盟王不許曰吾於天下為不賤

寧侯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專征秉旄

見前註記樂記世事民之風雨也列子飄風暴雨不

終朝隋高炳竭誠盡節以天下為已任莊子云終古

不忒楚辭長 僕卧香爐頂食霞漱瑶泉門開九江轉

李詩補注

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旄空名適自誤

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

翻謫夜郎天齊賢曰遠法師廬山記山東南有香爐山禹貢九江孔殷在尋陽水軍即永王

舟師也周禮折羽為旌通帛為旃樓船見前士贊曰漢黥布傳畏空名鄉楚魏書載曹公令曰昔趙奢實

武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陶潛詩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左思詩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群五

湖見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犇蕩六合清仍為負

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牧稱神明深仁恤

交道齊賢曰選古詩思君令人老良牧幸江夏也士贊曰漢董仲舒策殊方萬里史李斯傳秋霜降

則草花落記孔子問居曰日月無私照張蘊古大寶

箴大明無偏照在固賓戲超忽荒而下頽蒼晉書傳

陸雲補浚儀令稱為神明去官百姓思之圖畫形像
配食縣社記曲禮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後
漢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
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今之者鮮矣

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顧慙爾處士虛對鸚鵡州樊

山霸氣盡寥落天地秋江帶峨眉雪川橫三峽流萬

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賢齊

日史記附青雲之士黃鶴樓在鄂州劉表送爾衡與

江夏太守黃祖祖長子射為章陵守尤善衡大會賓

客有人獻鸚鵡射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為賦衡

因賦之筆不停綴由是鄂有鸚鵡州樊山隸岳州峽

眉縣明月峽巴峽巫峽並見前士贇曰陶潛詩悠悠

待秋稼寥落將賒遙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地始肅沈

休文昭王碑蠻陬夷徼重山紗窓倚天開水樹綠如

李詩甫注 卷十一 七

髮窺日畏銜山促酒喜得月士贊曰郭璞江賦

如髮吳娃與越艷窈窕誇鉛紅呼來上雲梯含笑出簾

攏對客小垂手羅衣舞春風齊賢曰劉淵林注吳都賦云吳俗謂好女為娃

越艷越女詩云窈窕淑女古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

曲解題云大垂手小垂手皆言其舞而垂手也吳均

小垂手曲曰舞女出西秦躡影飛陽春且復小垂手

廣袖拂紅塵士贊曰楚辭既含涕兮又宜笑神女賦

含喜微笑曹植洛神賦披羅衣之璀璨珥瑤碧之華裾

極覽君荆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齊賢曰荆山作韋之詩也鮑照曰謝靈運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士贊曰記曲禮賓跪前席劉琨詩曰不遑休息阮籍詩娛樂未終逸與橫素襟無極江淹詩丹彩既已過不敢去雕飾

時不招尋朱門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剪鑿竹石開

流漲清深登樓坐水閣吐論多英音片辭貴白璧一

諾輕黃金謂我不愧君青鳥問丹心齊賢曰禮書後世有祭戟天子

二十四諸侯十二或施於公門或設於私家史虞卿

楚人諺得黃金百觔不如季布一諾阮籍詩曰青鳥

明我心士贇曰按馮鑒事始開元禮開府郡王嗣王

帶職事三品及上州都督府以上十四戟帶職事三

品及下州刺史各十戟旛帶每副二十條以五色物

充焉又張介然入奏稱旨啓曰臣謂三品當給棨戟

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爲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

宗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宴問里老本鄉得列戟五

自介然始晉裴楷云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五

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迴暖

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忽棄賈生才

曰朝野僉載曰唐正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

常有鵲巢其側每飲食以餽之後隣近失布者誣景

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劾不承欲訊之其鵲止於獄

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語赦官司詰其

由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

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劉向別錄燕谷寒不

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至生黍也韓安國曰死灰獨

不然乎晉荀勗久在中書武帝以為尚書令或賀之

公憎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漢書云賈誼謫長

沙王太傅士贇曰魏劉廙疏曰起煙於寒灰之上唐

志自魏及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

作文書以其地在禁近秉鈞持衡多承寵任人固其

位謂之鳳凰池謝

朏詩茲言翔鳳池

五嘆常為大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不

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

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

齊賢曰鄒陽傳

曰桀之犬可使吠堯漢車千秋為高寢郎會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上大感悟召見拜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為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聞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左傳曰為大國之憂戰國策秦惠王曰蘇秦約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上棲亦明矣長安圖經云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向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史記昂為旄頭旄頭胡星也王贊曰詩云悠悠旆旌兩山太華首陽也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與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擘巖以通河流後漢書竇憲傳追齊稽落之表飲馬北觀之曲楚詞和不行兮夷猶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鳳凰丹禁裏銜出紫泥書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

仙郎久為別客舍問何如涸轍思流水浮雲失舊居

多慙華省貴不以逐臣疎復如竹林下叨陪芳宴初

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魚齊賢曰事始云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口轆轤回轉形若飛翔後漢志天子信璽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索裹兩端無縫三相見前司馬遷曰萬死不顧一生莊子云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正觀中度支令坊州貢杜若本州曹官云州不出杜若應由譙眺詩誤華省名郎若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又本傳云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竹林七賢見前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莊于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士贊

色紙銜于木鳳之口轆轤回轉形若飛翔後漢志天子信璽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索裹兩端無縫三相見前司馬遷曰萬死不顧一生莊子云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正觀中度支令坊州貢杜若本州曹官云州不出杜若應由譙眺詩誤華省名郎若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又本傳云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竹林七賢見前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莊于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士贊

後漢耿恭傳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晉王
詢傳曰但問歲終何如鮑照詩逐臣對撫心

博晉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

見訪却之武陵立馬贈別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若無三千客誰道信陵君

救趙復存魏英威天下聞邯鄲能屈節訪博從毛薛

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要鼓刃者乃是袖槌人

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

齊賢曰歸藏啟筮曰白雲出於蒼梧入于大梁史公

子無忌救趙事見前無忌留趙聞有處士毛公藏於

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乃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

留趙十年不歸秦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使使請公

子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

侯者徒以有魏也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
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趣駕歸救
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
遂將諸侯人之各遣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
於河外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
公子威振天下士贊曰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者
言公子存趙救魏之功始終得侯生毛公薛公之力
所以能保其身者是由盡心好士之效也此詩太白
蓋以公子無忌屬望鄭公多君重然諾意氣遙相託
而以侯生毛薛白期也

五馬入市門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貴且與荷衣樂

齊賢曰選詩季布重然諾漢儀天子六馬諸侯五馬
白日行云白馬黃金鞍漢文帝與太守爲銅虎符竹
使符離騷云製芟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北山
移文焚芟製而裂荷衣士贊曰江表傳孫策曰太史
慈氣勇有膽烈貴重然諾一以意氣許知己死亡不
相負晉書劉琨傳曰意氣相期如此楚辭荷衣兮蕙

帶荷衣隱者草服也以喻鄭
公亡其勢分以貴下賤之義
去去桃花源何時見歸

軒相思無終極腸斷朗江猿
齊賢曰桃花源在朗州桃源縣王贊曰晉呂安

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阮籍詩娛樂未
終極江淹賦行子腸斷古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

啼三聲斷人腸魏文帝
詩念君客遊思斷腸

江上贈竇長史

漢求季布魯朱家楚逐伍胥去章華萬里南遷夜郎

國三年歸及長風沙
齊賢曰伍子胥事見三卷註楚有章華臺池州鴈汊下八十里

名長風沙土贊曰漢求季布魯朱家事見九卷註聞道青雲貴公子錦帆遊

戲西江水人疑天上坐樓船水淨霞明兩重綺
齊賢曰須

賈曰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劉伯倫酒德頌有貴介
公子縉紳處士隋煬帝幸江都以錦為帆謝玄暉詩
澄江漂如練餘霞散成綺士贊曰史記非附青
雲之上惡能施於後世哉選詩遊戲宛與洛 相約

相期何大深棹歌搖艇月中尋不同珠履三千客別

欲論交一片心 齊賢曰西京賦齊棹女縱棹歌韋昭
云棹楫也棹歌引棹而歌漢武秋風

辭發棹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以見趙使士贊曰晉劉琨傳其意氣相期如此

贈王漢陽

天落白玉棺王喬辭鄴縣一去未千年漢陽復相見

猶乘飛鳧鳥尚識仙人面鬢髮何青青童顏皎如練

賢曰列仙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每月朔
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冉騎令大史同

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向鳧至
舉羅張之但得雙鳧為視之即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
履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史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
帝獨召我邪乃沐浴那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
於城西其夕縣車牛背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洛神
賦光潤玉顏士譽曰江淹別賦曰至如一去絕國詎
相見期又曰倘有華陰士士服食遇仙駕鶴上漢驂
鸞登天暫遊萬里少別千年謝靈運詩陸展染白髮
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又星星
行復出謝元暉詩澄江淨如練
吾曾弄海水清淺嗟

三變果愜麻姑言時光速流電與君數杯酒可以窮

歡宴白雲歸去來何事坐交戰齊賢曰神仙傳漢桓帝時王遠方平降於

蔡經家令人與麻姑相聞麻姑來乃一好女子年可

十七八入拜方平為起立麻姑曰接待以來見東海

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陶潛有歸去來

辭士贊曰陶潛詩倏如流電驚鮪照詩握君手把杯

酒張衡南都賦接歡宴於日夜謝宣遠詩歡餘宴有窮沈約詩白雲隨玉趾青霞結旌旗陶潛詩富貴當交戰道勝無戚顏

贈漢陽輔錄事二首

聞君罷官意我抱漢川湄借問久踈索何如聽訟時
天清江月白心靜海鷗知應念投沙客空餘弔屈悲
齊賢曰罷官解印也漢發嶧冢至漢陽大別山之東入江湄猶云濱也毛詩行露召伯聽訟也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往而不止投沙客屈原也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士贇曰一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其二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

君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

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祇是相思秋復春齊賢曰鸚鵡洲在漢

陽渡之上流謝玄暉詩長煙引輕素楚辭送美人兮

南浦江文通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漢口漢入江

處在漢陽之東二里古樂府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

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晚讀素書書中竟

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士

贊曰古杏壇操暑往寒來春復秋

江夏贈韋南陵冰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君為張掖近酒

泉我竄三巴九千里齊賢曰南史虜馬飲江水佛狸

死卯年唐其州張掖郡肅州

泉郡武德二年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土壘
曰漢書匈奴傳曰胡者天之驕子也張儼默記曰長
駟祈山慨然有
飲馬河洛之志
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

西憶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

遇驚喜茫如墮煙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

長句

齊賢曰江文通賦曰遷客海上故人即韋南陵

江淹詩乘鸞向煙霧咸寧中盜發張駿冢得紫

玉簫安祿山自范陽獻白玉簫管數百士贊曰晉書

宋纖傳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謝玄暉詩故人心尚爾

故心人不見謝宣遠詩四筵沾芳醴昨日繡衣傾綠

樽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欵段諸

侯門賴遇南平懿夕寸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

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

齊賢曰漢有繡衣御史選詩賓至下陳榻友來命綠

樽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宛國出善馬漢伐

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馬援擊交趾破之封

新息侯擊牛饗軍士謂其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

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

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

南平指太守李之遙也徐庶曰方寸乱矣無益於事

士贇曰莊子方寸之地虛矣後漢書孔公緒清談高

論嘘枯吹生沈休文昭王碑曰

重山萬里曹植詩能不懷苦辛

愁來飲酒二千石寒

灰重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

齊賢曰開元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時人咸謂有脚陽

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山簡鎮襄陽童兒歌

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酪酊無所

知時上能騎馬倒着白接籬士贇曰魏志劉廙傳

李詩補注 卷十一 五

諷虞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
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廩上疏謝
曰臣罪應傾示禍宜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
揚波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
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頭陀雲月多
毋可以死效難用筆陳莊子暖然似春

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

江南女兒歌權謳我且為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為吾

倒却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賢齊

且頭陀寺在鄂州宋大明五年建天竺言頭陀北斗
數斗數煩惱也王巾曾撰頭陀寺碑魏文帝書曰從
者鳴笳以啓路權謳唱簫籟鳴西都賦棹女謳武帝
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棹歌此樓以黃鶴山得名赤壁
磯典百人山封峙在今鄂州上流八千里士贇曰吳
志孫權遣周瑜劉備敗曹操於赤壁故曰爭雄也

衡東都賦曰七雄並爭詩云式歌且舞史屈原傳離騷者猶離憂也

贈盧司戶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遙相識待我蒼梧

借問盧耽鶴西飛幾歲還

齊賢曰歸藏啓筮曰白雲出於蒼梧入于大梁鄧德

明記盧耽廣州人仕州為治中少學仙術身能奮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赴元會至曉不能隨從參預朝列化為白鶴至閣前回翔欲下威儀以箒擲之得一雙履耽乃驚還就列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

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
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踈蘭生谷底人不

鋤雲在高山空卷舒

齊賢曰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無所為衣食營海賦茹鱗甲吞

龍舟齊江夏王鋒著脩栢賦以見志明帝使人害之江敷嘆曰芳蘭當戶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謂乎禮記

云山川出雲士贇曰任公子釣魚事見一卷選詩平生少年時刘向新序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

不得形於顏色漢田蚡傳墨上不得意魏武帝樂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淮南子曰盈縮卷舒典時變化

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

齊賢曰朱買臣拜會稽太守長

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大夫乘官車駕駟馬

如今州牧刺史赤車朱輪也士贇曰史司馬相如傳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上欲願

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驩近蜀道亦易通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

建節徃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上太守以下郊迎縣

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

大城北十里有利仙橋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柱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此下也 天門九

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萬歲拜賀

明主收沉淪齊賢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

笑潘安仁射雉賦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笑彤庭以丹漆塗地也士贊曰宋玉招魂云魂兮歸來君

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注曰天門九重皆使虎豹守其闕鑰宋玉九辯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

君之門以九重班固西都賦玉階彤庭李善注曰漢書昭王舍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注曰彤赤色也以

彤漆飾庭漢武詔曰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翰林秉筆回英盼麟閣呼峽

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齊賢曰漢宮殿

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唐銀臺門與左右掖昇龍門相望士贊曰太白召見金鑾殿及供奉翰林

李詩補注 卷十一 五

事見本集

序并前注 龍駒雕鎧白玉鞍象牀綺席黃金盤當時

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齊賢曰白玉鞍見前戰國策孟嘗君至楚

獻象牀直千金西京雜記鄒陽酒賦綃綺為席據為

鎮江淹詩綺席生浮埃南史刘穆之為丹陽尹令厨

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送妻之兄弟弟漢陸賈見陳平

曰吾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司馬相如諭告巴蜀諸

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交驩王贊曰漢一朝謝病遊江

張湯傳造請諸公師古曰請謁問也

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

日改愛君山岳心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為齊賢曰時

序曰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指伯山王年十入父為昏婦

入前門伯山王從後門出唐書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八

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八公不移士

贊曰刘楨答文帝書曰發彩噫昔之外 夢得也

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別後遙傳臨海作可見羊

共和之齊賢曰謝靈運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一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

常云此詩有神助謝靈運有登瀛海嶠作此從弟連見羊何共和詩一首沈約宋書云靈運既東還

族弟惠連東海何長渝潁川荀雍大山羊璿以文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謂之四友士贊曰臨海郡名

羊璿何何長瑜

其二

東平與南平今古兩步兵素心愛美酒不是顧專城

謫官桃源去尋花幾處行秦人如舊識出戶笑相迎

齊賢曰晉阮籍拜東平相法令清簡東平鄆州也九域志南平郡為渝州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

李詩甫注

卷十一

三

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太白自注南平時因飲
酒過度貶武陵古樂府四十專城居桃源縣在鼎州
秦人避難居此左傳見子產如舊相識士贇曰吳
孫楚傳非風之思感其素心古詩不如飲美酒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
納堦前虎士羅千將雖無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錢
少陽眉如松雪齊四皓調笑可以安儲皇君能禮此

最下士九州拭目瞻清光

齊賢曰漢侍御史綉衣直指持斧捕盜李伯陽為周

柱下史後漢輿服志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注

今之襪為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
獬豸神羊能別曲直魏辛毗傳魏大會殿中侍御史
曆白筆側堦而坐問此為何官何主左右不封辛

毗曰此謂御史簪筆以奏不法魏都賦抗矜則威陵
秋霜吳越春秋曰吳闔閭使于將鏌鉞作劍于將夫
婦乃斷髮剪爪投之爐中遂以成劍陽曰于將而作
龜文陰曰鏌鉞而作漫理說死介子推行年十五而
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
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上於
湯武弁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
矣乎四皓事見前謝靈運詩調笑輒酬荅晁錯策曰
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士然莫能望陛下清光士贊
曰張蒼傳秦時為御史大夫主柱下方書荀悅申鑒
人主怒如秋霜詩公徒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
七千五百人白虎通曰固有二軍何所以戒非常伐
無道唐太宗問魏證曰此來朝臣何故不論事對曰
陛下虚心采納必有言者書虎賁三百人注曰勇士
稱也若虎賁戰言其猛也顏延年詩山明望
松雪梁蕭統四皓贊儲皇不安我德是顯

贈柳圓

竹實滿秋圃鳳來何苦饑還同月下鵲三繞未安枝

齊賢曰鄭玄毛詩箋云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魏武

樂府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王

贊曰魏文帝樂府曰薄暮苦

饑古艷歌詞曰腸中嘗苦饑夫子即瓊樹傾柯拂羽

儀懷君戀明德歸去日相思齊賢曰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樹

名瓊枝高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張揖曰瓊

樹生崑崙崙西流沙濱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

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

爲儀吉禮記鳴鳩拂其羽士贊曰江淹詩願一見顏

色不異瓊樹枝又高步超常倫靈鳳振羽儀班

固幽通賦皇十紀而鴻漸方有羽儀於上京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尅復之美書懷示

息秀才

黃口為人羅白龍乃魚服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

鯨鯢未剪滅豺狼屢翻覆悲作楚地囚何日秦庭哭

齊賢曰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對之以為大戮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漢書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左傳晉侯見鍾儀囚使稅之語

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楚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

師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秦師乃出土贊曰

黃口及白龍事見前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曰不

知天網設張已在綱目變護之魚

期於消爛也鮑照詩邊城屢翻覆

兩遷遂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 齊賢曰二明主明

皇肅宗也天寶初

明皇召見太白金盞殿使待詔翰林管三欲命白宮

為高力士所沮詔令歸山至乾元元年以汧王瑋

事流夜郎此 半道雪屯蒙曠如鳥出籠遙欣尅復美

為兩遷逐也

光武安可同天子巡劔閣儲皇守扶風揚袂正北辰

開襟攬群雄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左掃因右拂

旋收洛陽宮迴輿入咸京席卷六合通齊賢曰唐乾元元年正月

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寶符冊二月大赦改元四月甲寅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乙卯大赦曾

子固序曰乾元元年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是也易曰雲雷屯又曰山下有險上而

止蒙初上皇幸蜀至扶風父老皆遮道請留上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曰至尊不肯留某等願率弟子從

殿下東破賊上乃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勉之西北諸胡吾祀之素厚汝

必得其用上遂入蜀太子自奉天北上陳倉杜鴻漸說太子往靈武七月甲子即位以廣平王俶為天下

兵馬元帥九月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發鳳翔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其兵俶見葉

約爲兄弟葉護呼傲爲兄壬寅至長安城西李嗣業
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癸卯大軍入
西京留長安三日引軍東出十月廣平王至曲沃葉
護使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
嶺北郭子儀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回紇自南
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顛曰回紇至矣
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庚申慶緒走河北
壬戌廣平王入東京士贇曰屯蒙之義卽易注始於
冥昧及昧莫若蒙之義蓋大白遭暗昧之謗茲焉雪
釋故取義云晉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張天錫徵之瑀
指翔鴻示使曰此鳥也安可籠哉乃深迷絕迹齊劉
善明謂沈攸之曰此已籠之鳥耳晉王導曰尅復神
州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後漢鄧禹說光
武曰方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
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陸機辨亡論群雄蜂
駭義兵四合楊維賦西壓月窟史年表太史公曰明
天子兼文武席卷四海後漢馮衍傳皇帝席卷天下
蔡邕釋誨曰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塵埃終軍傳

曰六合 叱咤開帝業手成天地功大駕還長安兩日

忽再中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齊賢曰通監十二

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

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

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着

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

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伏

外歡呼日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

今日復覩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丁未發行宮上皇上

馬上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

謝九廟上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避位還東

宮上皇不許所謂日中漢郊紀志新垣平言臣候

口再中須之日却復中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

行政殿授冊此讓位之本末也高祖斬蛇劍與傳國

璽李斯所書者皆歷代傳之以為國寶士贊曰後漢

皇南高傳曰叱咤可以與雷電前與姓諸侯王表高
帝五載而成帝業班彪王命論英雄陳力群策畢舉
此高祖所以成帝業也鄭國語曰夫成天地之大功
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殷周是也蔡邕獨斷曰大
駕備千乘萬騎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漢董仲舒策曰傳之無窮施之罔極

誰念矍鑠翁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棄劍學丹砂

臨鑪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齊賢曰光武謂馬援曰矍

鑠哉是翁也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士贇曰五子明足以察秋毫之末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又曰臨鑪定

贈張相鎬二首時逃難在宿松山作後一首亦作晉載重寄張相公

神器難竊弄天狼窺紫宸六龍遷白日四海暗胡塵

齊賢曰李斯扶王神器四海懼心神器天位也天狼

一星在東井南主盜賊為害楚辭舉長矢兮射天狼

紫宸天帝斯居春秋命曆序曰日出扶桑駕六龍以

上下土贊曰晉書慕容德載記論曰跨有全齊竊弄

神器慕容恪載記贊曰假竊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

德終致餘殃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也班彪王命論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

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向曰神器帝位也晉書

劉聰載記論曰昔幽后 昊穹降元宰君子方經綸澹

不緇胡塵踏於戲水

然養浩氣歛起持大鈞秀骨象山嶽英謀合鬼神佐

漢解鴻門生唐為後身擁旄素金鉞伐鼓乘朱輪

賢齊

曰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賈誼鵬賦曰大鈞播

物决此無垠詩曰誰秉國鈞傳燈錄慧可大師將欲

受果頭痛如刺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

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易曰大人者與鬼神合

其吉凶漢書沛公入關秦王子嬰降還軍霸上項羽
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遂夜馳見張良欲與俱亡良
乃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婚姻令其言
沛公不敢背項羽沛公乃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
項羽得解歸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好伯王大略楊國
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已重聞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
遺歷侍御史元宗入蜀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
論事尋拜平章事詔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
帝還京封南陽郡公以本軍鎮汴州蓋喻鎬為子房
後身也尚書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揚輝報孫會
宗書曰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毛詩伐鼓淵
淵士贊曰司馬相如封禪書肇自顛窮生民晉書王
導傳論曰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遁忠謀竟前
吞沙之寇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班固涿邪山碑
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虞羲詩擁旄為漢將汗馬
出長城漢劉向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

虎將如雷霆揔戎向東巡諸侯拜馬首猛士騎

鱗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聖智不失時建功及良

辰齊賢曰詩云如雷如霆徐方震驚左傳荀偃曰惟余馬首是瞻羽檄賦乘巨鱗騎鯨魚戰國策聖人

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耳土贊曰詩云進厥虎臣闕如

疏虎漢晁錯策草木諸產皆被其澤荀子曰令行禁

止班固賓戲六合之內莫不沐浴玄德譬猶草木

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東征賦選良辰而將行

虜安足紀可貽悃與巾倒瀉溟海珠盡為入幕珍馮

異獻赤伏鄧生倏來臻庶同昆陽舉再覩漢儀新齊賢

曰蜀志諸葛亮屯五丈原司馬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悃婦人之飾懿怒上表請戰魏使辛毗杖節制之選詩警海出明珠晉書

鄒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光武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誅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

七之祭火為主遂於是即位焉異傳云諸將勸光武

卽位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
異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謹重
之性耳異遂議上尊號無赤伏符事疑誤鄧禹傳光
武初安集河北禹杖節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
懼後漢書王莽遣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會者四
十二萬人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城中惟有入
九千人光武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出城外
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圍之數十重積弩亂
發天下如雨光武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
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
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可
旌也光武復進尋邑却光武與三千人衝其中堅尋
邑自將萬餘迎戰陳亂漢兵乘之遂殺王尋城中鼓
譟而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更始將都洛陽以光
武行司隸校尉前脩官府光武置僚屬作文移一如
舊章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司隸僚屬皆歡喜曰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王贊曰詩云仍執醜虜晉書
溫傳論曰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晉

書呂纂載記論曰
仗義而誅醜虜

昔為管將鮑中奔吳隔秦一生欲

報主百代期榮親其事竟不就哀哉難重陳卧病宿

松山蒼茫空四隣風雲激壯志枯槁驚常倫

齊賢曰劉越石

詩棄置勿重陳太白自注時在宿松山宿松縣謀歸

州同安縣王贊曰鮑照詩投軀報明主晉天文志百

代不易之道也尚書睦乃四鄰易雲從龍風從虎聖

人作而萬物視班固答賓戲曰皆躡風雲之會後漢

馬武傳論成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力班超曰

小子安知壯士志哉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

天來目張氣益振亞夫得劇孟敵國空無人捫蝨對

桓公願得論悲辛大塊方噫氣何辭鼓青蘋斯言儻

不合歸老漢江濱

齊賢曰漢劇孟傳吳楚反時條侯

李河有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
之若一敵國晉載記王猛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
希龍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温入關猛
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
温察而異之鮑照野鶴賦對鍾鼓之悲辛莊子夫塊
噫氣其名為風宋玉風賦風生於地起於青嶺之末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自漢中以下至漢陽軍大
別山入江皆曰漢江王晉曰漢周亞夫傳曰諸侯聞
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漢書踈廣踈受曰今仕官
至二千石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
遂上疏乞骸骨上
以年篤老皆許之

其二

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飛青雲上

苦戰竟不侯富年頗惆悵

齊賢曰唐宗室世系表齊顯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

女華生臯陶為堯大理生益歷虞夏商世為大理以
 官命族為理氏紂時理微以直道不容得罪而死其
 妻契和氏與子利貞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
 遂改理為李氏利貞生昌祖為陳大夫家于苦縣生
 彤德彤生孫頤宗周康王賜采邑於苦縣五世孫乾
 為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伯陽一
 字聃周平王時為太史其後有李注為秦將軍生曇
 常栢人侯生四子崇辨昭幾崇為隴西房幾為趙郡
 房崇生瑤瑤生信信生超超生伸翔翔生尚成紀令
 因呂成紀尚生廣二子長曰當戶生陵次曰敢生禹
 其後李弁為前涼張駿天水太守太守生昶昶生嵩
 字玄盛西涼武昭王興聖皇帝太白興聖皇帝九世
 孫隋末其先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因家
 焉見生白白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
 州長史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
 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沈飲號竹
 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

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
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賜食親
手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王亮謂姚襄曰公英名蓋世
謝靈運詩託身青雲上望氣王朔與李廣曰禍莫大
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侯也士贇曰漢叔孫通傳
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荀子曰功積如天地唐房玄
齡曰秦王功蓋宇宙史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
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又須賈曰
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楚辭曰惆悵兮私自憐

世傳崆峒勇氣激金風壯

英烈遺厥孫百代神猶王

齊賢曰寰宇記肅州昔月支之地漢武時為武威酒

泉郡崆峒山在郡東爾雅曰北戴斗極為崆峒崆峒
之人武西主金故秋謂之金風王去聲士贇曰梁元
帝纂要曰秋風曰金風詩云貽厥孫謀書云有典有
則貽厥子孫後漢楊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
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晉陸雲傳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神雖王不善也

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龍顏惠殊寵麟閣憑天居

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讒毀齊賢曰太白未裴長史書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

得聞矣與韓荆州書曰十五好劍術徧于諸侯三十

成文章歷抵公卿漢高祖隆尊而龍顏言召見之時

御手調羹步輦降迎也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

言供奉翰林也海賦蹭蹬窮波注云失勢貌言高力

士激貴妃泪却之也王贊曰班固漢志新莽居攝使

執豐改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漢楊雄傳

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温雅楊雄壯之每作賦

常擬之以為式左太冲詩作賦擬相如魏志曹爽傳

世蒙殊寵夏侯尚傳各受殊寵蔡邕述征賦曰皇家

赫而天居鮑照白紵舞歌辭曰桂宮搖寢擬天居又

詩曰層閣

想像晉末時崩騰胡塵起衣冠陷鋒鏑

肅天居

虜盈朝市石勒窺神州劉曜役天子齊賢曰晉懷帝永嘉四年六月

虜盈朝市石勒窺神州劉曜役天子齊賢曰晉懷帝永嘉四年六月

劉元海死聰執兄和而自立授石勒汲冢公五年
劉粲率騎三萬會劉曜王彌寇洛陽陷之帝出華林
園門曜等追及遂焚宮廟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
萬餘人勒歸功於彌曜遂出屯許昌帝蒙塵於平陽
士贇曰謝靈運詩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
反正江左又賊北晉書劉聰載記論曰昔幽后不綱
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孟子曰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齊宣德皇后令曰衣冠泯絕
禮樂崩喪南史梁武帝紀論曰衣冠斃鋒鏑之下老
幼粉戎馬之足晉書樂廣傳論曰大羊之侶鋒鏑如
雲晉書慕容恪載記曰鋒鏑未交白蒲淪境衝鞠暫
凝紫陌成墟晉書石勒載記論曰朝市淪胥若流航
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又慕容垂載記曰
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晉孝武紀論曰神州赤縣翻成
被髮之鄉馮跋載記論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
里神州遂混之為荒裔鳴名寶位咸殿之於雜種呂
纂載記論曰竊號神州劉聰載記論曰今胡寇不仁
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而執蓋劉聰竟得

壽終非不幸也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

洛陽水齊賢曰左傳子朱怒撫劍從之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

預注鯨鯢大魚名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王贊曰後漢臧宮傳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

吾之北矣晉謝安傳吟嘯自若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發憤者也史荆軻傳田光曰臣聞騏

驥壯盛之時一日而馳千里魏武帝樂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袁崧漢書王允郭林

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晉明帝紀論曰去衰經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陵關後漢范滂

傳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登清天下之志

六合灑霖雨萬物無彫枯我

揮一杯水白笑何區區齊賢曰說命曰用汝作霖雨王贊曰左思詩咄嗟復彫枯

孟子猶以一杯水救一卓薪之火也李陵書曰區區

心竊慕此耳漢書禮樂志曰河間區區小國藩臣

大楚元王傳豈為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
小貌嵇康書曰雖有區區之誠亦已疏矣
因人耻

成事貴欲决良圖滅虜不言功飄然陟蓬壺惟有安

期焉留之滄海隅齊賢曰史毛遂曰公等碌碌所謂
因人成事者也左太冲詩夢想騁

良人拘朴子安期留易事見二卷尚書不旨海隅士

贊曰魏志周訪為成興將性謙虛不嘗論功伐或問

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動如此無一

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何功之有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因此有贈

同州隔秋浦聞吟猛虎詞晨朝來借問知是謝楊兒

齊賢曰樂府猛虎行古詞曰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

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陸士衡亦有猛虎

行見三卷註郭璞詩云借

問此誰何云是鬼谷子

宿清溪主人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巖裏簷楹掛星斗枕席響風水

月落西山時啾啾夜猿起

齊賢曰九域志池州治貴池縣有清溪鎮王贊曰楚

辭云猿啾啾

兮枕夜鳴

擊犇陽上崔相渙三首

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迴造化筆或冀一人生

齊賢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秦為反

間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秦乃陰使白起為上將軍射

殺趙括四十萬人降起起挾詐盡坑

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其二

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

白璧雙明月方知一玉真

齊賢曰史記秦圍趙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

食客文武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毛遂前贊願備

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毋曰曾參殺人人其毋織自若也

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人其毋尚織自若也頃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人其毋投杼下機踰墻而走

士贊曰按此一首詩乃是全櫟括葛洪西京雜記

段之語今錄于下曰漢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為

古隸字為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

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今之秋胡非

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

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毋毋見以疑野人毛遂墮井

而死客人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

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

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

理者為璞死鼠未屠者亦為璞月旦之為朔車之旋
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太白引此事者亦自
况其遭誣耳漢鄒陽傳曰明月之珠
夜光之璧史虞卿立談自璧一雙

其三

此一首恐非上崔相亦恐非太白之作

虛傳一片雨枉作陽臺神縱為夢裏相隨去不是襄

王傾國人

齊賢曰襄陽耆舊傳赤帝之女瑤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曰巫山之女又楚襄

王神女事見二卷漢李延年曰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

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 京華湘浦南遷 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

帝憐君不遣 到長沙

齊賢曰郭璞詩京華豪俠窟賈

存任贊曰已上木卷八首恐非太白之
作吾故厘置卷木以別之以俟具眼者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一